

脱贫之后，农民奔向“诗和远方”

一眼八百年

北京金中都遗址在城建与文保中寻求平衡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罗鑫、徐稚迪）上下班高峰期，北京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人来人往，高楼大厦的背后，一座古城在尘土瓦砾下已沉睡了800多年。

为了保护和展示这座古城的文化遗存，不受城市建设影响，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近百人的考古队伍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考古发掘，让这座古城渐渐露出真容。

“金中都是中国古代建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北京是中国北方的一处边防重镇或是陪都，而此后，北京成为历朝历代都城的不二选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金中都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丁利娜说。

据介绍，金朝120年的历史中，金中都作为都城长达62年。金亡后，元朝在其东北方另建新城元大都，中都城被作为“南城”继续使用。元末明初之后，中都城逐渐遭到废弃。

如今，金中都遗址地表上仅残存三段城墙遗迹：西城墙高楼村段和南城墙的万泉寺段、凤凰嘴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分别于2019年、2020年在西城墙、南城墙及周边共计发掘面积2900平方米。配合北京地铁14号线丽泽商务区站建设，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

“金中都城属于‘古今重叠型’城址的典型代表之一，开展考古工作难度较大。此次发掘的金中都南城城墙体南端几乎被近现代道路和垃圾坑破坏殆尽，为探寻南城墙外相关城防设施的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丁利娜说。

尽管困难重重，丁利娜和其他考古工作人员仍有不少新发现。丁利娜告诉记者，“我们在找城墙东边界的时候，发现夯土与路土之间有一块区域，土质跟城墙土基本相同，但是密度没有城墙土大，并且夯层不规整。后来我们通过打解剖沟的方式确认了这一区域是东城墙边缘的倒塌土，局部区域在剖面上还可以看到倒塌的斜层夯土堆积。由此确定金中都城墙宽达24米，而此前发现的18米城墙是被部分破坏掉的城墙。”

经过大量的表土清理工作，丁利娜和其他考古人员在西城墙外房屋渣土下面发现了金中都城墙的夯窝，大大小小密集排列，非常整齐。“第一眼看到特别激动，这么近距离触摸金中都墙体夯窝，能够把800多年历史的金中都城的样子展现给大家，感到特别幸运。”

令丁利娜非常惊喜的是首次在金中都考古中发现了马面。“到了城墙西边界，我们发现这个地方的夯土继续向西延伸，形制为圆角长方形，构建方式为在城墙外二次增筑、外围包砖，而且是凸出来的，于是我们就推测应该是马面。”

马面又叫墩台，是凸出于城墙外的一处防御性设施。建了马面后，原来一条直线的墙体变成了三个面，可以扩大视野，从三面防敌，提高外城对敌防御的能力。

在此次金中都遗址考古中，考古人员熟练运用多种科技手段，使得遗迹记录方式更多样，遗物标本采集和测定更优化。

“比如采集灰坑、道路以及地层里的土样，主要做植物孢粉分析，观察当时的社会生活、农业经济等方面；采集护城河岸边及墙体下叠压地层的土样，测量包含物，与城墙墙体做对比，力争解决城墙土的来源问题；对灰坑和护城河里出土的少量动物遗存进行了采集，鉴定种属，了解当时的生活环境以及饮食构成等方面。”丁利娜说。

“通过此次发掘，我们基本厘清了金中都外城城墙的保存状况、形制结构，及其与城外护城河、城内道路的关系，首次正式确认了护城河、城墙的宽度及营建方式。配合14号线在城內西南隅发掘出的十字街道路遗迹，为进一步探讨金中都城门的位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丁利娜说。

据介绍，金中都城在唐幽州、辽南京城基础上改扩建的史实，此前仅有史料记载或少量文物印证。此次发掘出叠压在南城墙下的唐代墓葬、辽代墓葬，从而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实证了金中都城的建制沿革。

“此次发掘工作我们还做了详细的测绘和三维激光扫描工作，为将来的城市结构复原和展示利用做好充足的资料基础。金中都城遗址本体保护已经纳入了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的规划建设，未来围绕城墙遗址建设的‘L’形金中都遗址公园，将与现代商业古今辉映，相得益彰。”丁利娜说。

（上接1版）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吉投资兴业，欢迎吉尔吉斯斯坦扩大优质农产品等对华出口。双方要加强安全合作，维护好两国及本地区安全和稳定。中方愿为吉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支持，深化疫苗等领域合作。

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感谢中方为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帮助并真诚支持吉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是吉方永远可以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吉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台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吉方欢迎中国企业赴吉投资，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进铁路等大项目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就坚持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出的倡议主张十分重要，在当前形势下具有特殊现实意义。吉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取得更大成功。

家2017年脱贫。2018年，趁着丈夫60岁大寿，龚香花请工人把房子重新粉刷装修。“屋子和新生活一样越发敞亮”。

除了不断改善的物质条件，愈发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成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的一个侧写。

“村民们不时会约在文化广场做健身操、舞腰鼓、赏弋阳腔。”湖塘村腰鼓队队长陈武娟说，如今村庄业态不断丰富，百姓生活越来越好，更有参与文化创造的意愿，村里的“弄潮儿”越来越多。

位于江西德兴市大茅山脚下的黄竹山村，这里的每座房子都讲述着各自的“童话故事”：村民叶琴芳家淡绿色的外墙上，5只鸭子正在戏水；王子方家的厨房被装扮成了一个巨大的蜂巢，主屋墙上一个高约7

米的养蜂人全副武装地忙碌着；李松花家的台阶上，一只海豚跃出了浪翻涛涌的海面……

村支书胡月芳站在村口介绍说，每一幅3D壁画的背后，都凝聚着村里百姓自己的想法和愿景。

村民们不曾想过，这个昔日一直处在闭塞和贫穷之中的“移民村”，竟能编织出一个彩色的“童话梦”。

“钱袋子鼓起来之后，重视精神财富正成为农村群众的新期盼。”南昌市民俗博物馆馆长梅联华认为，中国农民用智慧和创造促进乡风文明，正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序衔接的缩影。

（参与记者：熊家林、程迪）

复苏的空巢村

九年了，铜板屯的孩子们长大了



位于大山深处的广西融安县东起乡崖脚村铜板屯，曾是典型的“空巢村”，一度只剩下6位老人留守。

2012年，在外务工20多年的龙革雄、龙飞联、龙飞振等人带着家人返回故乡成立合作社，发展特色观光旅游。

9年的时间让铜板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活力重现的铜板屯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寻觅乡愁。

当年跟随父母回村的孩子们，也和铜板屯一样茁壮成长着。古墙旁、李树下、田野里，到处都留下他们劳作、学习、玩乐的身影。



上图：在广西融安县东起乡崖脚村铜板屯，龙璐婷、龙璐莹、龙紫贤、龙杰（从左至右）在屋前合影（2月15日摄）。

左右图：龙璐婷、龙璐莹、龙紫贤、龙杰（从左至右）在铜板屯的合影（左图摄于2013年7月23日，右图摄于2021年2月15日）。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刺绣男孩，让古老苗绣走出大山

2020年以来，借助短视频等线上形式，苗族汉子阿新让传统苗绣更加时尚。

阿新在2018年入驻了抖音等平台，一开始粉丝增长缓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受其影响，阿新关闭了打拼多年后开设的数家门店，更多地转战线上。

“2020年3月，在北京的店临近关停，我开始主推线上展示和直播。结果过去需要花费一年才能卖完的衣服，短短半个月就销售一空。”他说。

2019年，阿新开设在西安、北京、天津等地的十多家门店年营业额约1900万元。到了2020年，凭借线上发力，其公司年营业额超2000万元。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传统的也是时尚

的。”阿新说，只要通过不断创新，学会顺应新时代的传播方式，就能让苗族文化更好地融入世人生活，变身为时尚、潮流产品。

阿新是苗名，原名叫杨春林，出生于1989年，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湾水镇江口村人，生长在苗家。小时候，他经常观察表姐、堂姐、外婆等用针线缝制绣片，五颜六色的绣片让他移不开眼。通过学习，他慢慢变身为一位“刺绣男孩”。

“初高中时，我已掌握了些刺绣技术，偶尔会用刺绣手法帮同学改造校服，‘刺绣男孩’的绰号被正式叫响。”男孩子做刺绣，这在苗族中算是一件罕见事。

高中毕业后，阿新到西安上大学。学习之余，他把一些家乡苗绣和银饰拿来摆地摊，慢

慢攒下10万元，并由此产生了创业念头。

“通过摆地摊我发现，我们苗族文化有着巨大市场潜力，这促使我想通过创业方式，更好地带动苗族群众以‘指尖技艺’挣钱致富，同时促进苗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他说。

2013年，他用攒下的钱在西安开了一家名叫“古阿新”的服装店。因为对设计感兴趣，他把苗绣技法和图案融入现代年轻人喜欢的服饰产品，让传统苗绣焕发新生，成为热门品牌。

“苗绣都是深藏在大山，难为外界知晓。加上现代生活的冲击，愿意学习苗绣的年轻一代正在消失。”他说。

他认为，商业化是一条路径：既要通过商业化让苗绣创新融入现代生活以获得更好生

来鄱阳湖越冬的候鸟便再也割舍不下。

“我是一名内科医生，并非专业的兽医。”黄沙告诉记者，“在这边救助过的候鸟，大多是营养不良，或是误食农药中毒，或是有一些外伤。起初我是凭着当年养鸡、养鸭的经验治，后来买了很多治疗候鸟的书籍来学，再后来又在网上学。”

基层保护站候鸟救助力量相对薄弱，黄沙就向江西省林科院的专业兽医求助，治疗的医药费大多是他自掏腰包。“一天少抽一包烟，也算是把钱用在正道上了。”黄沙笑着说。

“这些年我救助了数百只鸟，随着湖区群众

得时刻准备着。”他说。

生长在鄱阳湖边的黄沙对候鸟有着特殊的“情结”。工作之余，书法便是他的爱好。“鹤舞鄱湖”“鸟语花香”……翻阅他的书法作品，件件与鸟相关。

黄沙总忘不了20多年前第一次救助候鸟的经历。“那是一只中毒的大雁，在保护站第一眼看见它时，它很是萎靡不振。”他告诉记者，“我给它注射了解毒药物，在候鸟救助中心休养后，它逐渐恢复了活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伴，我总觉得它通人性，看见我会显得很亲近。”自那时起，黄沙对

鄱阳湖畔，医者仁心救护候鸟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陈毓珊）鄱阳湖畔，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河东小区卫生室春节期间依然接诊。除了收治附近的居民，这里的大门也随时向越冬候鸟敞开。

48岁的黄沙是卫生室的执业医生，从医26年的他，同时肩负着“人医”和“鸟医”两份担子。“土生土长的吴城人，生活中就离不开鸟。”黄沙告诉记者，在距卫生室不远处就是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吴城保护管理站。“保护站接收了伤病候鸟，也会联系我去参与救治。”

适逢春节，卫生室冷清了起来，黄沙却没有“歇业”的打算。“为了让越冬候鸟‘就地’过好年，

护鸟意识的提升，现在伤病的鸟儿越来越少了。”黄沙说。

鄱阳湖是国际重要湿地、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每年抵达鄱阳湖越冬的候鸟数量有数十万只，全球98%的白鹤、80%以上的东方白鹳、70%以上的白枕鹤在这里越冬。

为了给候鸟营造良好的栖息环境，近年来，江西不断完善候鸟救助机制，由保护区、公安部门、医疗部门共同制定的候鸟救助联动勤务机制正在推开。

“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湿地和候鸟的守护者，我的工作闲了下来，却更心安了。”黄沙说。